

送禮高手張宗蒼 和其恭迎巡覽的〈吳山十六景〉

馬雅貞

國立故宮博物院展覽廳現正舉辦「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特展，展出之張宗蒼〈萬笏朝天〉軸，源自一七五一年乾隆首次南巡時他所進呈的〈吳山十六景〉冊。張宗蒼堪稱送禮高手，他不僅因此得以進入畫院，乾隆皇帝並於數年間一再要求複製這套畫作，顯然深受喜愛。此冊何以成為南巡最佳獻禮之一？張宗蒼如何準備此進獻而獲得皇帝的青睞？



「送禮高手 GIFT RAP」是屢次獲得最佳派對遊戲的桌上遊戲，參與者猜測其他玩家的喜好送出合宜的既定禮物卡，透過秘密送禮、評禮和最後公開收禮的遊戲規則，號稱是認識新朋友「適合曖昧的健康

陽光遊戲」。相對於現代人可以隨時玩耍此「歡樂無比的交換禮物大挑戰」，對乾隆南巡時絞盡腦汁準備進呈禮物的士人而言，如何送禮送到皇帝心坎裡，卻是關乎個人仕途或家族榮耀的難得機會。清代士

大夫雖然不像參加派對遊戲的玩家只能憑著運氣抽取禮物卡，但同樣需要揣測其送禮對象的喜好，並在既有的規則中發揮創意以贏得先機。以下就以張宗蒼為例，來看江南士人準備於南巡進獻繪畫時的複雜

送禮高手張宗蒼和其恭迎巡覽的〈吳山十六景〉



圖4 清 張宗蒼 石湖靈景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張宗蒼 法螺曲徑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 張宗蒼 千尺飛泉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 清 張宗蒼 萬勿朝天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心機。(註二)

今年國立故宮博物院四月「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特展出張宗蒼(一六八六—一七五六)的〈萬笏朝天〉

軸(圖一)，源自一七五一年乾隆首次南巡時他進獻的〈吳山十六景〉冊。此軸描繪張宗蒼家鄉蘇州聞名的勝景天平山，尤其著重表現山峰獨特聳立的奇岩地形，與

其他以吳地山水為題的十五景——〈寒山曉鐘〉(寒山寺)、〈支硎翠岫〉(支硎山)、〈千尺飛泉〉(圖二)、〈法螺曲徑〉(支硎山法螺寺)(圖三)、〈華山鳥道〉、〈天池石壁〉(天池)、〈石湖霽景〉(圖四)、〈靈巖積翠〉(靈巖山)、〈海湧一峰〉(虎丘)、〈鄧尉香雪〉(鄧尉山梅花)、〈光福山橋〉、〈穹窿仙觀〉(穹窿山)、〈包山奇石〉、〈莫釐縹緲〉(洞庭湖之莫釐與縹緲二峰)、〈蘇臺春景〉——成為乾隆珍賞的作品。張宗蒼不僅因此得以進入畫院，這套畫作也在數年間由他和其他畫家一再於宮廷複製，甚至張貼在模仿杭州西湖的清漪園之無盡意軒屏風上，顯然乾隆皇帝十分喜愛這套蘇州勝景圖，可以說是極為成功的南巡最佳獻禮。為什麼乾隆如此熱愛〈吳山十六景〉？張宗蒼又如何成為南巡送禮高手？

〈吳山十六景〉的畫題選擇和表現，與乾隆巡視地方的南巡主題緊密扣連。張宗蒼比一般畫家以吉祥題材或個人專長來進呈皇帝更為高明，其所選擇的山水以其故鄉勝景為題，一方面承襲明代以來將地方勝景圖進獻給當朝者的作法，另一方面別出心裁地結集呈現乾隆即將遊覽景點的



圖5 清 張宗蒼 靈巖積翠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春日風光，製成地方恭迎巡覽的圖冊，而特別能討皇帝開心。

地方名勝自明代中期起就是很流行的實景題材，除了作為山水畫欣賞外，也可用來祝壽，如一五二七年〈諸明賢壽袁方齋詩畫冊〉（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五四九年〈諸明賢壽文徵明八十詩畫冊〉（臺北陳啓德收藏）就以吳地的景點為題。（註二）甚至也能繪製蘇州名勝贈予離職地方官，如作於一六二六年的〈送寇公去任

圖〉就是由幾位畫家合作，為即將離開蘇州的地方官贈別，集結了十幅描繪當地名勝的冊頁來紀念寇慎的治理。張宗蒼可以說就是繼承了這樣的傳統，〈吳山十六景〉的石湖、靈巖山、虎丘等，不論選擇的景點和圖繪的角度多延續明代的景圖式，其將地方勝景圖上獻予皇帝的做法，也借鏡自同鄉前輩以當地名勝圖進獻給當朝者。然而，張宗蒼的〈吳山十六景〉在承續明代以來的地景圖模式之外，也發展出

了一些新的元素，很可能是他送禮用心之所在而值得特別注意。第一，十六景中有三景是明代蘇州勝景圖所未見的，包括描繪明代趙宦光於支硎山一帶寒山所引「千尺雪」泉的〈千尺飛泉〉、刻畫支硎山法螺寺的〈法螺曲徑〉、以及描畫穹窿山上真觀的〈穹窿仙觀〉。第二，明代勝景圖中常見的季節與時間的變異性驟減。明代常可見不同季節的風景，如冬天的〈靈巖積雪〉或秋日的〈洞庭秋靄〉，在張宗



圖6 清 張宗蒼 海湧一峰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蒼的〈吳山十六景〉中都被描繪春景的〈靈巖積翠〉（圖五）、〈莫釐縹緲〉所取代。而明代勝景圖經常有的夜景如〈虎丘夜月〉或〈楓橋夜泊〉在張宗蒼的十六景中，亦都為〈寒山曉鐘〉或〈海湧一峰〉（圖六）等晝日的景色所替代。

張宗蒼〈吳山十六景〉集中描繪春天與晝日風景的現象，比起明代刻意囊括不同季節與日夜景的勝景圖傳統而言，顯得十分不尋常。雖然春天作為草木繁生的季

節，很適合用來歌誦當政者的德政使得萬物得以滋長，但是這種政治象徵的說法無法完全說明為什麼張宗蒼的〈吳山十六景〉沒有夜景。即便〈送寇公去任圖〉冊也包含了冬日的〈陽山積雪〉或是夜晚的〈長橋晚照〉。可見即使是與政治有關的明代勝景圖，也經常有不同時間、季節的組合。因此，張宗蒼的〈吳山十六景〉特別專注於春天和白日的風景是十分特殊的。究竟為什麼張宗蒼的〈吳山十六景〉

加入了新的景點？為什麼只有春天跟晝日的景色才可入畫？這些不同於明代勝景圖傳統的變化，與進呈給乾隆皇帝之間又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的解答以及張宗蒼〈吳山十六景〉的新發展，必須將其製作脈絡置於地方與中央間因南巡而產生的互動來說明。首先回到張宗蒼〈吳山十六景〉新加入的三個景點——〈千尺飛泉〉是明代趙宦光於支硎山一帶寒山所引之「千尺雪」泉



圖7 清 張宗蒼 穹窿仙觀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三)、〈法螺曲徑〉的景點為支硎山的法螺寺、以及〈穹窿仙觀〉(圖七)所畫乃穹窿山的上真觀。乍看之下，這三個新名勝似乎沒有什麼關係。〈千尺飛泉〉與〈法螺曲徑〉的景點都位於支硎山，而〈穹窿仙觀〉的景觀是在穹窿山；〈法螺曲徑〉和〈穹窿仙觀〉描畫的都是宗教廟宇，但〈千尺飛泉〉的千尺雪則是經改造的自然景觀；〈千尺飛泉〉是明代趙宦光新創造的名勝，〈法螺曲徑〉與〈穹窿仙觀〉的寺廟則有悠遠的歷史。然而，除了它們相

異的地點、建築屬性與歷史外，三者都具有一個相同的特徵——那就是三個名勝都會為乾隆皇帝巡訪過。〈千尺飛泉〉與〈法螺曲徑〉在第一次南巡時就是皇帝參觀的景點，第二次南巡時則到過穹窿山上真觀。張宗蒼〈吳山十六景〉與乾隆南巡的關係不僅可以在這三個新的景點見到，從季節與時間的角度來看，其他各景與南巡的聯繫也可以得到解釋。春天正是南巡的時機，而乾隆皇帝也只在白天參觀這些名勝。如此來看，南巡應該是為什麼張宗蒼在遵循

明代勝景圖的傳統之餘，特別引進新的景點，還刻意只描寫春季和書日景色的原因。也就是說，送禮高手張宗蒼除模倣既有的名勝圖，還特地為了乾隆南巡，不但在〈吳山十六景〉只描繪乾隆巡幸時會見到的春天晝日風景，並量身訂做增加了乾隆預定遊覽的三處勝景，如此〈吳山十六景〉不但與乾隆巡視省方的主題扣連起來，更成為蘇州恭迎巡覽所進呈的圖像土貢。張宗蒼這樣用心準備，也難怪乾隆如此喜愛此作。

但是，張宗蒼如何得知這些景點是在乾隆南巡所規劃的參觀路線中？他應該在皇帝來到之前就已經畫好〈吳山十六景〉，送禮高手的他或許可以猜測乾隆皇帝可能會想去康熙皇帝沒有去過但是曾經賜匾的穹窿寺，但是其他的景點又該如何解釋？張宗蒼恐怕不太可能靠自己就能預測乾隆的巡幸路線，〈吳山十六景〉的製作應該涉及地方政府的合作，因為當地官員是實際在地方上負責南巡準備的人。

事實上，皇帝南巡的行程計畫與籌備工作應該是由地方官員規劃，再進呈皇帝批示。乾隆皇帝閱覽之後裁示認可，或要求作出更動。一份乾隆二十年六月針對第二次南巡的上諭就是一個例子：

朕明歲南巡，一應務從簡樸之處，已屢降旨曉諭該督導矣。咨據尹繼善奏稱，從前未及登臨之地，如寒山別墅、石湖、石佛寺、棲霞山等處，一併酌量興修以備省覽等語。此處皆與行宮相去不遠，間或登臨眺覽，俱可即日往返，毋庸駐蹕。只當就山寺內原有屋宇，可以憩坐之處，量為掃除，不可專構行宮，以滋靡費。

乾隆皇帝在此拒絕了兩江總督尹繼善的提

議，但是一旦地方官員的規劃得到許可，進一步的路線圖、行宮修建的草圖等還須再進交呈覽。所以南巡的行程計畫與興建、整修行宮等規劃，是由管轄諸省事務的封疆大臣來總理負責。

既然地方官員負責南巡的籌備工作，那麼應該也包括安排張宗蒼進呈〈吳山十六景〉的事宜。雖然沒有進一步關於張宗蒼與地方官員交涉的資料，但是張宗蒼很可能就是從他們那裡得知乾隆皇帝的行程規劃。再者，比起明代勝景圖或不甚顯眼或根本沒有描繪建築，張宗蒼〈吳山十六景〉的建築物顯得特別明顯。或許張宗蒼的刻意突顯與其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有關，這些建築就是地方政府所負責興建於皇帝登臨之處者。換句話說，張宗蒼準備南巡獻禮的過程，除了自己費盡心機外，也需要仰賴地方政府的幫忙，〈吳山十六景〉的進呈是雙方合作的結果。

如此，張宗蒼成功地將明代在不同時分與季節賞詠蘇州風景的模式，轉換為一套特別用來歡迎皇帝來巡覽的圖繪。透過地方官員的協助，張宗蒼得以在承繼明代勝景圖的傳統之餘，還能夠針對南巡特別加入皇帝所將要巡覽的景點，並藉由囊括

這些新的名勝以及集中描繪春天與晝日的景色，張宗蒼的〈吳山十六景〉成為一套呈現皇帝即將要參觀之景點的冊頁。這套冊頁因此既是以地方勝景來進獻給皇帝的圖像土貢，也是圖繪地方官員籌備來供皇帝巡覽的景點，更可以是日後複製放大置於清漪園無盡意軒的屏風上，用來回憶南巡之旅的媒介。莫怪乎〈吳山十六景〉成為備受乾隆皇帝喜愛的南巡最佳獻禮之一，張宗蒼也成為當之無愧的送禮高手。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註釋

1. 此文改寫自馬雅貞，〈中介於地方與中央之間：《盛世滋生圖》的雙重性格〉，《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四期，二〇〇八，頁二五九—三二二。為節省篇幅，相關註釋請查閱原文，此處僅增列原文未引用者。關於其他江南文人進獻南巡繪畫的例子，參馬雅貞，〈風俗、地方與帝國：《太平歡樂圖》的製作及其對「熙寧之象」的呈現〉，《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四十五期，二〇〇一，頁一四一—一九四。
2. Liu Lihong, "Collecting the Here and Now: Birthday Albums and the Aesthetics of Association in Mid-Ming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1 (2015): 43-91.
3. 關於趙宦光寒山別墅的研究，參江曉雯，〈明清之間江南園林文化的變遷：以趙氏寒山別墅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二〇一一。